

我的乡愁故事

燕山酸梨

张海生

冬日天干物燥，家人有些咳嗽，妻子便买了些梨熬水喝。孩子吃着清甜的梨片，喝着温润的梨水，连声夸赞滋味甘甜。我望着碗中梨水，随口念叨：“要是酸梨就好了。”“梨不都是甜的吗？”孩子满脸好奇。我笑着答：“有甜就有酸，有酸枣、酸杏，自然也有酸梨。”话一出口，舌尖竟不自觉泛起熟悉的滋味，喉间也轻轻咽了一下，仿佛那久违的酸梨，已在唇齿间。

我的故乡，在遥远的燕山深处，那里盛产一种叫作安梨的本地梨，村中不少老梨树，树龄已有数百年。每到春天，漫山遍野的梨花肆意绽放，像给连绵的山岗披了层轻柔的白纱。轻风拂过，淡淡清香弥漫在山野间，令人心旷神怡。可若到秋日梨子成熟时再来，游人怕是要大失所望——安梨个头很小，

不足一拳，青色的外皮上布满褐色的斑点，卖相实在不佳。

秋日的山野，安梨与栗子一同成熟。栗子裹着坚硬带刺的外壳，剥食不易。可小时候，孩子们总争着爬树打栗子，对枝头垂落、伸手便能摘到的安梨，却鲜少问津。只因新摘的栗子脆甜爽口，剥了就能吃；而刚成熟的安梨，质地硬实得很，掉在地上能砸出个小坑，味道更是酸涩难忍，也因此被乡里人唤作“酸梨”。这酸梨究竟有多酸？当地人甚至会用它来酿醋。明代张弼有诗云：“请君试把梨心嚼，个个心酸知不知。”说的是甜梨核儿的酸，可张弼若尝过故乡的酸梨，怕是不会在意那甜梨核的些许酸涩了。

酸梨的滋味，当然不只是酸涩，它真正的美好，要等到冬季才能品尝。儿时，

父亲会将新摘的酸梨一层层码进柳条筐，盖上盖子，覆上棉被，放进不生火的厢房，让它在时光里慢慢成熟。猴急的我总是按捺不住馋意，经常一遍一遍地翻看，盼着能寻到几颗早熟的梨子，有时还会偷偷捏一捏以“加速”其成熟变软。父亲每次撞见，总会制止我：“别捏了，早着咧。日子要一天一天过，饭要一口一口吃，凡事急不得，投机取巧可不行。”

进入腊月，筐内渐渐飘出淡淡的梨香，酸梨才算彻底成熟。此时的酸梨披上了金黄的外衣，连斑点都已变淡，与之前的丑模样截然不同。清朝时，朝鲜疆州人李淮曾在《雪后书事》中写道：“冻土渐融释，酸梨自熟甜。”想来朝鲜也有酸梨，竟与故乡的酸梨一般，经冬方甜。洗净的酸梨不用削皮，果肉早已变得软糯，轻轻一捏，清甜的汁水便四溢开来。迫不及待地

咬上一口，软糯的果肉在口中化开，甘甜里裹着丝丝清酸，清爽解腻，那滋味，是属于冬日的美好。

儿时的燕山深处，交通不便，物资匮乏，酸梨是我在冬日里能吃到的为数不多的新鲜水果。在美味的诱惑下，父亲“每天只能吃一个”的要求早被我抛到脑后，我经常溜入厢房偷吃。往往还没到过年，一大筐酸梨便被我吃了个精光。小时候的我，只觉酸梨已是难得的美味，从不知还有甜梨。长大后，再吃别处的甜梨时，心里却总惦着故乡的酸梨。就像此刻，喝着碗中清甜的梨水，竟觉得比童年的酸梨少了些什么。恍然间才懂，少的，何止是那缕刺激味蕾的清酸，更是酸梨里裹着的山野清风、父亲的叮嘱，还有那藏在燕山深处，浓得化不开的乡情与童年回忆。

耕耘
方华摄

闽南乡野有句俗语：“头吃雨，尾吃露”，说的是种地偷懒的庄稼人把庄稼种下便撒手不管，任其在地里经受风吹雨打，农家人向来看不起这种做法。俗语背后更藏着朴实的道理：勤快人用心照料土地，土地终会以丰收回馈。

那年，随我迁居县城的母亲，忽然念起乡下那块闲置的自留地：“土地毋通（不要）搁荒，咱们种些香蕉吧，一两年就能挂蕉果。香蕉不像其他庄稼，无需天天照管。”我知道，母亲的话里藏着一辈子的执念。她生在农家、长在农村，即便住进了楼房，依旧闲不下来。

周末，我陪着母亲回了老家。下到园中，母亲在一旁细细指点我种植：翻土要细、起垄需圆、挖穴必深、底肥垫足。她还告诉我，农家肥要施在蕉根周边，为蕉株储存养分，新翻出来的土壤被肥料“熬熟”，既能给蕉株攒足肥力，还能后续长出来的小蕉株提供底肥。原来，种植香蕉竟有这么多门道。我忙完后，母亲仔细检查了一番，点头道：“还算达标。”随后，母亲小心翼翼地将带芽的漳州天宝苗埋入土中，抱来农家肥，在蕉根四五寸外的垄底绕圈撒下，又舀起一瓢水，在小蕉株的四周慢慢浇灌，还再三叮嘱：“香蕉喜阴又喜肥，把土壤熬熟、喂饱了，根才长得快，蕉株长得壮实，果实也才长得好。”母亲的言传身教，教给我的不只是“厚土勿忘”的农家秘诀，更是那份厚待土地的热忱与敬畏。

我瞧着母亲细致的模样，忍不住嘀咕：“超市里啥香蕉买不到，何必这般辛劳？”母亲听了也不恼，只是蹲在地里拔草，阳光将她的白发照得发亮：“买的哪有自己种的甜？土地不欺人，你对它上心，它就给你实在的回报。”

蕉株种下后，因工作调动，我离开县城好些年，蕉园的事全落在母亲肩上。每次打电话询问，她总说“香蕉长得好”，却从不说自己每周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回乡下，除草、施肥，一扎进蕉园便忙个不停。母亲的辛勤付出，终究换来了土地的回馈——一次我尝到在枝头自然熟透的香蕉，皮薄如纸、果肉蜜甜。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母亲口中的“实在回报”。这甜蜜的果实里，是母亲的心血，更是土地最厚实的赠予。

母亲去世后的数年间，我忙于琐事，再未管顾过蕉园，那些香蕉，竟真落得“头吃雨，尾吃露”的境地。直到去年夏天，妻子忽然说：“老家的香蕉又熟了，比超市里卖的甜多了。”我心里一震，没人照料的蕉园，怎么还能结果？

我当即决定回老家看看。刚到村口，就看见那片熟悉的蕉园——杂草没过膝盖，荆棘藤蔓缠着蕉株往上爬，金钱草、喇叭花把地面铺得密不透风，倒像个热闹的“百草园”。可就在这片荒芜里，蕉株却活得格外倔强：老蕉树的叶片油绿飘漾，宛如撑开的一把绿伞；母株周围冒出几株新苗，细细的茎秆顶着粉嫩的叶片，正奋力向上蹿。最让我惊讶的是，一棵蕉树上竟挂着一串滚圆的香蕉，青中微黄，静静展示着生命的顽强。

见此情状，满心自责涌上心头，我赶忙挽起袖子，拿起锄头清理杂草。此时，邻居家的小伙子路过，笑着说：“叔，你家这蕉株真是‘铁打的’！阿婆在世时，每月都来给香蕉‘加餐’，不是挑来塘泥，就是扛着粪桶施肥，连蕉叶上的虫眼，都要一点点抠掉。”蕉株下，微风拂过，叶影婆娑，我仿佛听到母亲在耳边轻声叮嘱：“对土地，要懂得尊重与敬畏。”那是老人留给子孙的无声教诲——人活一世，当如这蕉株，扎根土地，向阳而生，纵使无人问津，也要活出自己的韧劲与担当。

那天，我在蕉园忙到天黑，除草、松土、修剪枝叶，全按照母亲从前教我的法子。忙完后，坐在田埂上休息。不多时，豆大的雨滴洒落下来。许是久未降雨，田垄里的泥土仿佛张开了嘴巴，大口大口地吮吸着雨水；那些撑开的蕉叶，在雨滴的滋润下，越发亮丽。不一会儿，风过云开，雨势渐微，蹲在蕉叶下避雨的我，抹了把被雨淋湿的脸，再看这片蕉园，大蕉株葳蕤，小蕉株稚气，湿润的田垄透着生机……看天、看地、看自己，才懂土地竟这般朴实、这般殷实，你曾予它一分用心，它便记得，默默回馈。

后来，孩子缠着我要去蕉园，说得格外真诚：“蕉园是奶奶的一生眷恋，作为孙辈，得把奶奶的‘手尾’（遗留下来的事业或精神遗产）好好传承下去。”孩子的话，朴实又入心。那天，他真的下到蕉园，学着拔草、松土、施肥。那双稚嫩的小手，沾满了泥土和杂草的酱紫色，被草硬刮得红红的，可他依旧全神贯注，按照我教的法子，小心翼翼地一锄一锄挖，一勺一勺撒肥。倘若母亲在天有灵，见孙辈这般明事理，定会满心欣慰吧。社会分工不同，不必人人成为农民，但每个人都该保有一份农人心性：勤勉、感恩、敬畏自然、珍惜所得。

晚霞殷红，薄雾氤氲。回城时，我摘下一串熟透的香蕉，剥开果皮，熟悉的蕉香扑面而来，甘甜如怡，裹着泥土的芳香。妻子与孩子品尝后异口同声：“这香蕉，比以前更甜了。”我知道，这香甜里，藏着母亲的汗水，藏着蕉株的倔强，藏着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深深念颂，更藏着那片厚土，最醇厚、最绵长的滋养。

一只泥火盆焐热儿时的冬

佟雨航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冬日的取暖大多靠烧土炕，燃柴草。可一进“三九天”，气温骤降、天寒地冻，仅靠土炕根本抵不住刺骨的寒冷，勤劳智慧的北方农民便琢磨出辅助取暖的泥火盆。

要做泥火盆，得先去黄土坑刨回满满一袋子黄黏土，把揉碎的马粪与黏土掺在一起和成胶泥。再取木质盆模做坯，把胶泥填进模子细细按压塑形，捏出泥火盆的粗坯，脱模后再慢慢修整盆沿、盆底，让坯体瞧着规整又厚实。最关键的当数烧制这一步：先把灶台上烧饭的铁锅从灶口拔下来，将晾至半干的泥坯小心地放进空灶膛，再把铁锅倒扣在灶台口，严严实实地封住灶膛，只留一处小缝隙。随后往灶膛里添上干柴草引燃，保持小火慢烧，让温火均匀烘透

泥坯，这样连续烧上一天一夜，待灶膛自然冷却后打开，原本软乎乎的泥坯就会烧成硬邦邦的泥胎，一个模样周正、结实耐用的泥火盆就做好了。

为防泥火盆烧制时出现裂纹，和胶泥时还要往里加些碎布条或旧绳头等，这样泥坯便有了“筋骨”，烧制时就不会开裂。不仅如此，心灵手巧的农民们还会在半干的泥坯上精心描画一些图案，如房屋、孩童、动物等。等泥火盆烧好出炉，这些栩栩如生图案便凝在盆身，添了不少生趣。

儿时的每个冬天，父亲都会亲手做一个泥火盆。有了这泥火盆，家里便多了几分暖意，日子也过得舒坦起来。虽说泥火盆散发的热量不算大，可只要搁在身旁，周身便暖融融的，连冷风都似被隔在了屋外。

泥火盆，也藏着父亲和我独有的冬日欢喜。父亲平时没什么喜好，就爱在晚饭时抿上两口酒。那时家里穷，父亲的下酒菜不过是房檐下挂着的几串红辣椒。晚饭时分，父亲先在白瓷瓷酒壶里倒上半壶烧刀子白酒，将壶根部埋进泥火盆的炭灰里温着，再到房檐下拽几个红辣椒，回屋放到炭灰里一出一溜，瘪瘪的红辣椒遇热瞬间膨胀，只听“噗”的一声，一缕焦香漫开，辣椒也由红变黑。父亲盘腿坐在炕桌前，抿一口温热的烧刀子，咬一口焦香的红辣椒，半壶白酒很快下肚，他的脸上便漾起红晕，满是惬意。

白日里，母亲总盘腿坐在泥火盆旁纳鞋底。为了防止我给她“捣乱”，母亲便去灶间拿来几个土豆，用小铁铲扒开泥火盆里的炭灰，把圆溜溜的土豆埋进

去。在等待土豆烧熟的间隙，母亲会抓一小把黄豆或苞米粒儿，撒在泥火盆的沿儿。只一会儿工夫，黄豆或苞米就嗤嗤地窜出一股白气，奇异的香味弥漫开来。母亲用火铲把烤得焦黄的黄豆或苞米扒拉出来，用手帕擦干净后递给我。等吃完这些“开胃菜”，泥火盆里的土豆也烤熟了，母亲把土豆一个个扒出来，吹掉外层的草灰，撕掉烤焦的外皮，轻轻一掰，清甜的香气直钻鼻腔。我总是一口气吃个精光，摸着圆鼓鼓的肚皮，躺倒在土炕上呼呼进入梦乡。

在北方那漫长又寒冷的冬日里，泥火盆是农民们最忠实的陪伴。一盆装着炭火的泥火盆，不仅让家徒四壁的农舍温暖起来，更在凛冽的寒风里，给日子添了烟火气，农家人望着那簇红火，便看见了生活里热腾腾的希望。

非虚构作品展

父亲的笔墨

蒋义红

父亲是个实打实的书法爱好者，这份热爱，就像屋边那棵老树的根，在岁月的泥土里扎得又深又沉。他只读到初中便辍学回家务农，忙完地里的活，唯一的念想，就是守着这一方笔墨。

煮饭时，他搬个小矮凳挨着灶膛坐下，灶火舔着锅底，暖黄的光漫过膝头。他随手捏根小木炭，在烧尽的木灰上一笔一画地写着，横平竖直，格外认真。没有小木炭，就用手指在磨得起毛的裤腿上“空写”。那些不曾落纸的字迹，在日复一日的摩挲里，慢慢有了筋骨。逢着雨天，他便倒一碗清水，沾着水在布上写，看水痕慢慢洇开，像春雨润过田埂。他写得酣畅痛快，仿佛要把心底所有的舒坦，都泼洒在这宽宽的“纸”上。

后来父亲到城里小住，家里的电视、楼下的麻将室，他都提不起兴致，每天就揣着那支特制的大水笔，在广场找块光洁的地面，写自己编的打油诗，或是应时的对联。行人常驻足围观，有一回几个外国游客笑着冲他竖大拇指，还拉着他合影。父亲满是欢喜，眼角的皱纹都漾着光，回家跟我念叨了好几遍。

在老家，父亲的字小有名气。谁家娶亲、添丁，或是办白事，总来请他执笔。他的字，没有印刷对联的端庄大气，也不及书法家的精妙飘逸，却带着一股泥土般朴拙的热气。给新生儿写“前程似锦”，给在外奔波的人写“平安顺遂”“财源滚滚”，字字都是最实在的盼头。字里行间淌着的，是庄稼人对日子最本分的期许，也是他用一生光阴，在笔墨里慢慢诉说的心里话。

前阵子，父亲发来微信，说在新闻里看到“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写进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里，特意为我这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孩子，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强化检察监督匡扶人间正义”，下联是“加强公益诉讼守护百姓安宁”。他还拍了照片发过来，一笔一画，还是那副沉稳朴厚的老样子。

“你看，横批写啥好？”他问。

我心头一热，脱口回道：“国泰民安。”想了想又说：“要不‘公正护民’更贴切，您看咋样？”

“好，就这个！”他很快回复，还发了个憨厚的笑脸表情。

手机屏幕的光映在眼里，我仿佛又看见父亲蹲在老家的院里，以水为墨、以地作纸，专注又安然的身影。他的笔墨，从没落过昂贵的宣纸，却深深写进了脚下的土地，写进了烟火日常，也一笔一画，写进了我的生命。



大漠风光

张成林摄

驼铃长歌

张中杰

东天山风，撕开千年雾障
驼铃碾碎晨光，步履拓印掌纹脉相
三十三峰挺起脊梁，驮着星河浩荡
重走丝路，抖落汉唐尘霜，又绽锋芒
哈密瓜田的露水，润湿行囊
古道扬尘，心跳撞碎静默
民族乐舞，漫过河西走廊
豫疆根脉，在风里攀援，织两排诗行
锁阳城垣土，刻着岁月平仄流淌
函谷关前，望断风尘沙霜
热浪翻涌，故事在戈壁抽芽疯长
迷途，肩部落满先辈星光
风掠过关隘，琵琶声漫过麦浪
骆驼集市烟火，煨暖养眷眺望

五目目光交汇，点亮丝路灯盏
巴里坤雪，融化大河暖阳
文明河流，在丝绸之路上奔忙
羌笛颤音里，滚烫热血胸膛激荡
沙漠中辨认星图，枯井边掘出绿洲回响
四个月辰昏轮转，旧商魂破土重生
新丝路足音，叩响古驼沉睡梦乡
驼铃回响，丝路绵长
一步一回望，是世纪长龙吟唱
黄土高原上，浸润天山雪水冰凉
我们是流动使者，携着哈密瓜甜香
把断代史书，走成活的篇章
嘉峪关白云，绮丽漫成驼队形状

陶俑凝望，秦皇汉武挺起不屈脊梁
仰韶文脉映丝路，喝醉一杯彩陶坊
洛阳城门，已备好重逢万人空巷
原来一切抵达，都是新生起航
一带一路月光，触摸缝补着时空跌宕
驼铃叮当，丝路未央
黄土高原风，拥着天山雪水波浪
我们是复活字节，在古老信道上流淌
把黎明路标，种在来时初心路上
当屏幕暗去，路还在生长
三千里距离，不过是古今重逢序章
风——
听沙深处，驼铃从未消散暖阳
让文明回响，回答未来走向

那株白兰花

宋玲



单位四楼朝西的平台上，立着一株白兰花，不大不小，恰得其所。四周是厚重的深咖色仿古建筑，将它轻轻簇拥，唯有夕阳西下时，余晖斜斜淌进枝叶间，那一抹裹着薄凉的绿意，在沉稳的建筑底色里愈发鲜活，格外惹人爱怜。

这是一株盆栽白兰，枝干不过暖水瓶口般粗细，高仅一米有余，枝蔓却肆意舒展，撑起近两米宽的华盖，挺拔又温柔。微风拂过，探出那半身高的砖砌护栏的枝叶轻轻摇曳，恰似深闺女子凭栏远眺，令人心生向往。走近它才发现，它扎根在低矮的花盆里，根基也并不粗壮，却能生得如此枝繁叶茂。目光穿过枝叶平视前方，不远处的小

广场上，银杏明黄，红枫似火，乌桕饱满的果实挂满枝丫，鸟儿在清脆地鸣叫，一位老者坐在木椅上晒着太阳打着盹……这株白兰，凭着一股向上、向阳、向远方追逐的力量，拔节生长，终于越过围墙，望见了不一样的风景，也成就了更美好的自己。

白兰的花期在每年六七月，与栀子花、茉莉花并称“初夏三白”。白兰的花苞细细尖尖，生长在叶腋间，凑近一嗅有点青涩。用手指轻轻触碰，硬硬的，仿佛憋着劲儿酝酿着一场盛大的演出。待日头慢慢掠过墙体，暖意湿润，花瓣便变得柔软些许，裂出一道缝隙，香气丝丝缕缕地渗出来，这

时提着劲儿细细嗅，那感觉新鲜、珍贵，让人不忍一下子享用完。临近正午，白兰的花苞便肆意炸开，积攒了许久的香气毫无保留地喷射出来，浓烈香甜，无遮无挡，如新生的孩童，每个细胞、每个毛孔都新奇地张开，贪婪地吮吸着阳光、空气等大自然的各各种气息，拥抱着整个世界。

白兰的主人是一位皮肤黝黑、身材魁梧的转业军人。每逢花开时节，他总会摘下一些，送给单位的同事，于是楼道里便弥漫着香甜的味道。爱美的女孩子，会用细细的丝线将一对白兰花穿起来，挂在胸前衣扣上，低头便能嗅到芳香。女子天生是爱花的，

性格再坚强的女孩，只要面临着花、嗅着花，目光便会柔下来，心也会软下来，一如江南水乡衣袂翩翩的女子，低眉浅笑，暗香习习。

花期过后，白兰便归于平静，少了众人的关注，却依旧在风中、雨中，在阳光下、月光下，循着自己的节奏静静生长，枝依旧挺拔舒展，叶依旧翠绿茂盛。每每阅卷疲惫、或慵懒闲眠之余，我总会习惯性起身，推开深灰色的窗棂，把目光投向这院落里独一份的绿色。这抹寻常的绿，嵌在规整凝重的建筑间，恰好打破了沉闷，让整个院落灵动起来。目光所及，心底的浮躁尽数消散，眼与心都被浸润得舒展自在，无拘无束。